

我为书狂

爱书人的痴言梦语

石涛编

「书架上一定有这样的书，它可以把一个人从南极带到印度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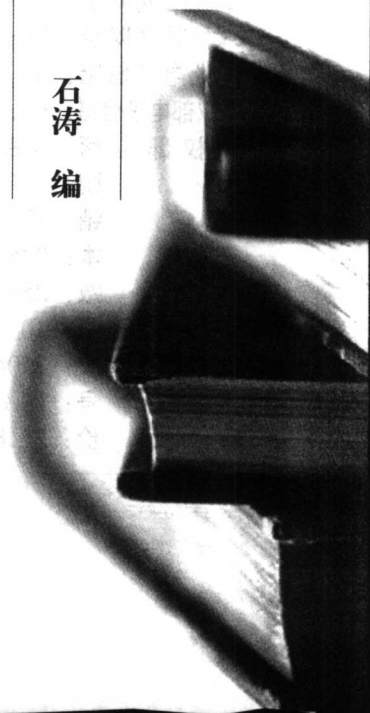


埃斯库罗斯
《鸟》
《诗学》
无名氏《薄伽梵歌》
埃涅依德》
罗维迦与火
六祖坛经》
·奥玛·伽
特伯
位伯雷《巨人传》
·《堂·吉
约翰·唐恩
两大世界体系的
·约翰·米尔顿
里哀戏剧选》·帕
芭蕉·《通向北
佛游记》·伏尔泰
·菲尔丁·《汤姆
第传》·鲍斯威尔
》·汉密尔顿、麦
选集》·华兹华斯
翁论丛》
巴尔扎克·《高
集》·霍桑·《红字
《物种起
故事佳》

我为书狂

爱书人的痴言梦语

石涛
编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为书狂/石涛编.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4.9

ISBN 7-80187-43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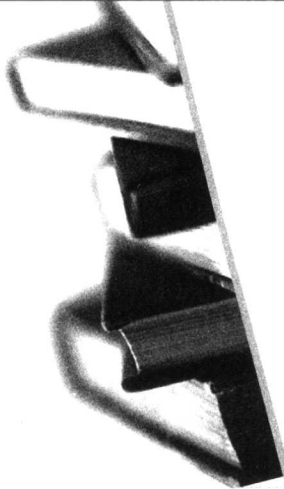
I. 我... II. 石... III. 书评—选集 IV. 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3172 号

我为书狂

策 划: 同人书业
编 者: 石 涛
责 任 编 辑: 陈 洁 钟振奋
平 面 设 计: 张孜滢
出 版 发 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 编 室 电 话: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传真)
发 行 部 电 话: +86 10 6899 5468 6899 8733 (传真)
本 社 中 文 网 址: www.nwp.com.cn
本 社 英 文 网 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本 社 电 子 信 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 权 部 电 子 信 箱: frank@nwp.co.cn
版 权 部 电 话: +86 10 6899 6306
印 刷: 三河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925×1280 1/32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7-436-6/I·163
定 价: 22.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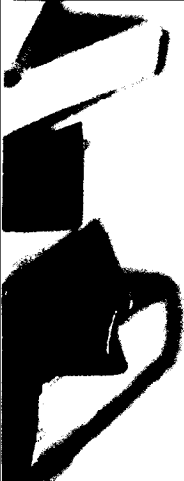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编者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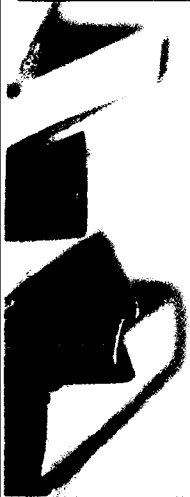
当《新周刊》在2003年9月说这个时代无书可读的时候，我就想到要编一本关于书籍的书。我并非企图改变眼下“无书可读”的现状，而是仅仅希望能给自己一点宽慰。

因为我向来认为，只要你去寻觅，就能找到可读的好书。古往今来所有的爱书之人，都知道这个秘密。他们与书共处的经验，尤其令人感动和安慰。历经一年，我把寻找天下爱书之人的文字收集在这里，与和我有同样感受的人们共享。



目录

001	编者前言	
001	打开我的图书馆	瓦尔特·本雅明
009	读书的艺术	林语堂
017	书房	梁实秋
021	买书	朱自清
025	买书的惯例	若布·卡普兰
031	如何进入图书行业	斯图亚特·布朗特
039	图书出借	阿纳托勒·布罗亚德
043	论朋友还书	克里斯托弗·莫里
045	为你的藏书辩护	翁贝托·艾柯
049	如何“管理”公共图书馆	翁贝托·艾柯
053	塞缪尔·佩皮斯的图书馆	尼古拉斯·巴斯班尼
055	收藏家	苏珊·桑塔格
057	枕边书	克利福顿·法迪曼
065	新终生读书规划	克利福顿·法迪曼、约翰·梅耶
073	影响我的几本书	梁实秋
087	从好书中得到心灵安慰	乔治·哈姆林·费奇
095	爱书之人	罗杰·罗森布莱特
097	书痴	古斯塔夫·福楼拜



目录

- | | | |
|-----|-------------|-----------------|
| 115 | 拯救书籍 | 索利·加诺尔 |
| 125 | 未曾读过的书 | 托马斯·西晋生 |
| 129 | 阅读的价值 | 蒙田 |
| 133 | 书籍收藏 | 罗伯逊·戴维斯 |
| 141 | 恋书成癖的人 | 约翰·米歇 |
| 155 | 名副其实的狂热 | 哈罗德·拉宾诺维奇 |
| 170 | 《华氏451》的选择 | 罗伯·卡普兰 |
| 172 | 最后的赛跑 | 爱德华·纽顿 |
| 187 | 读书怎样改变了我的生活 | 安娜·昆丁兰 |
| 197 | 三个趣味书单 | 安娜·昆丁兰 |
| 199 | 谈谈老书 | A·罗森巴赫 |
| 225 | 创办书友会的大好时机 | 阿尔弗雷德·塞弗曼 |
| 237 | 出版家阿尔达斯 | 威廉·奥尔库特 |
| 254 | 藏书家 | 威廉·塔哥 |
| 278 | 阅读与收藏 | 赫伯特·韦斯特 |
| 295 | 如何保管书籍? | 艾丝黛拉·艾利斯和卡罗琳·西博 |
| 304 | 后记：我的书话 | 石涛 |

打开我的图书馆

瓦尔特·本雅明

自从汉娜·阿伦特在 1955 年把本雅明介绍给英语读者以来，年复一年，本雅明已经成为现代文学批评的象征。他的博学、睿智和独树一帜，让无数的文学读者倾倒。并不意外，他也是一个超级爱书者。下面这篇文章，足以显示他对书籍的痴迷。

我正在打开我的图书馆。

对，书还没有摆上书架，还没有带来和井然有序俱来的那种轻微的单调。我还不能在一排排的书架间来回检阅，或把书展示给朋友们。你们先不用害怕。此刻，我想先请你们看看书箱打开后的一片凌乱，空气中飞扬着木屑，地板上洒满撕碎的包装纸，你们和我一起置身于成堆的卷帙中，它们已在黑暗中深藏了两年，如今方见天日。这样，你们也许能多少分享我的心情（当然不是悲哀，而是期待），理解这些书在一个真正的藏书者心中引起的感触。现在和你说话的正是这样一个藏书者，仔细倾听，你们会发现他谈的实际上就是他自己。

假如为了使人信服我的公正与实际，由我将一室藏书的主要部分和精华所在向你们一一道来，再谈谈藏品的来历乃至它们对一个作家的帮助，那样的话，我是不是反而会显得过于傲慢了呢？就

我而言，我想到的是些更具体、更有兴味的事情，我真正关心的是想让你们了解藏书者与藏书的关系，了解收藏的过程而非藏书本身。如果我详述搜罗图书的各种途径，那不免带有太多的随意性。其实，在品味个人藏品的时候，每一个收藏者的心头都会涌起阵阵回忆，而这样那样的话题都只是起堤坝的作用，暂且阻遏一下浪涛的冲击罢了。

激情往往近于狂乱，而收藏者的激情则近于记忆错乱。不仅如此，过去一直经历的机会与运气又在这些熟悉而混乱的藏书里活生生地再现了。（藏书简直就是混乱一片，全靠了习惯才使它看上去井井有条的。）你们都听说过有人因为失去了自己的藏书而一病不起，或是有人为了获得收藏而沦为罪犯。其实，在这些方面，无论哪一种秩序都可以平衡一下情绪的极度波动。阿纳托尔·法朗士说过：“如果有什么知识是惟一确定的，那就是书籍的出版日期和版式。”同样，如果有什么可以对应于藏书室的混乱，那就是井然有序的书目。

于是，在藏书者的生活中，就有了混沌与有序之间的辩证的平衡。当然，藏书者的生活还与其他许多事情紧密相联：比如神秘的拥有关系，这一点我们下面还会谈到；还有那种人与书的关系，不重功能与实用，不讲究有用，而是把书作为命运的场景、舞台来研究和欣赏。对于一个收藏者，最大的诱惑寓于最终的快感——即拥有者的快感之中，就在于将一件件藏品锁入一个魔圈，永久珍藏。每个回忆，每个念头，每种感觉都成为他的财富的基座、支架和锁钥。而一件藏品的全部细节：出版日期、地点、装帧手艺、先前的主人，则形成了一部神奇的百科全书，其精髓无不叙述着藏品的命运。由此也许可以推断伟大的相士是如何成为命运诠释者的，因为收藏者其实就是藏品的相士。只要看看收藏者怎样把玩玻璃橱中的藏品，把它们捧在手上，灵感似乎就能透过它们看到遥远的过去。

对于藏书者神秘的一面，或可称为“老者”的形象，就谈到这里吧。

Habent sua fata libelli（所有的书都有它们的命运）。这句话原是对书的泛论。《神曲》、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以及《物种起源》各有其命运，而藏书者对这句拉丁名言作了新解。对他来说，不仅书本身，就连每本书的每一册都有其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册书的命运就是与收藏者和他的收藏的邂逅。我认为这样说不算夸张：一本旧书在一个真正的藏书者的手中将重获新生。在藏书者身上与“老者”形象相呼应的正是这种孩童心态。孩子们自有无数种方法让事物获得新生，收藏只是其中之一罢了，他们还会画画，剪纸，印花等等，就像他们用抚摸、取名等各种孩子气的办法来占有某种东西一样。复活一个旧时代，这是驱使藏书者去搜求新藏品的最深层的动机。由此，一位旧书收藏者比豪华版搜集者更接近于收藏的真谛。

那么，书又是如何跨越藏书室的门槛成为收藏家的财富的呢？下面我就要谈谈搜集藏书的历史。

在觅书的各种办法中，最值得称道的一个方法看来就是自己写作。谈到这儿，诸位可能会微笑着想起让·保尔的矮小可怜的老师华兹，他靠写书慢慢有了一屋子藏书，凡是坊间书单上他感兴趣的题目他都自己写上一本，因为他没钱买书。其实作家写书不是由于穷，而是因为他不喜欢那些买得起却不尽如人意的书。诸位可能会把这话看成是一个关于作家的最异想天开的定义。不过，一个真正的藏书家的眼光里看出来的事情总是相当离奇的。

在一般的求书法门中，最妥贴的要算是长借不还了。我这儿设想的真正够格的借书人乃是个嗜书如命的收藏家，其标准倒并不在于他是否满怀热忱捍卫借来的财富，是否对世俗道德的催促装聋作哑，而是在于他是否根本不去读这些书。如果我的经验可以权充证

据，那么有时人们宁愿还掉一本书也不愿意去读它。你们可能不同意，不读书难道能算是藏书者的特点吗？你们会说这倒是一件新鲜事，其实这一点也不新鲜。专家们可以证实我所说的情况久已有之。曾经有个庸人赞美了一番阿那托尔·法朗士的书斋，最后问了一个常见的问题：“法朗士先生，这些书您都读过了吗？”回答是足以说明问题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不过我想您并不是每天都用您的塞弗尔瓷器吧？”

顺便说说，我曾经对人是否有权采取这种态度加以检验。多年之中，至少在收藏的头三分之一时间里，我只有两三架书，每年不过增加数寸而已。这一段时间里我极为严格，不曾读过的书一概不收入藏书之中。要不是一次通货膨胀，我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一间名符其实的书房。

那时情况转眼之间大变，书成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说，书变得很难觅到，至少在瑞士看来是这样。在最后关头，我从瑞士寄出了我的第一份大宗订单，从书商那里抢购下当时还能买到的《蓝骑士》和巴肖芬的《塔纳奎尔传奇》这一类不可多得的好书。

好了，可能你会说，在踏勘过所有这些小道之后，我们最后总该走上觅书之路了吧？也就是该说到购书的事了。这的确是一条通衢，但是并不平坦。藏书者的购求与在书店里的一般买卖实在是大相径庭。书店里的人们多数是买教科书的学子，为妻子买礼物的世故人物，或是寻找能在火车上消遣的生意人。而我念念不忘的是旅途中作为一个过客的寻觅搜求。富贵有术，藏书人就本能而论也都是有术之人，经验教会了他们每进驻一座陌生的城市，他们都要处处留心：一家最小的古玩店可能是一座堡垒，一家最偏僻的文具店可能是一处要塞。在我的觅书的征途上，有多少城市就此被我识得了各自的真面目。

所有最重要的书籍交易决非都在店堂里进行，邮购目录起的作

用更大。而且即使买家对目录上的书相当熟悉，到手的这一册总会带来点惊讶。邮购也总是带点碰运气的性质，会有痛苦失望，也有意外收获。比如，我记得曾经为我的儿童书藏品订购过一本彩色插图图书，因为那是阿尔伯特·路德维格·格林的童话，并且是在图林根的格里马出版的。我手中还有一本同一位格林编辑的寓言集，同样由格里马出版，其中有十六幅插图，由上世纪中叶定居汉堡的德国插图大师利赛所作，这是他那个时期作品的惟一传本。看来我对同音名字的反应是对的，这一次又发现了利赛的作品，目录中写的是《利纳斯童话集》，看来这部作品连书目编者也一无所知，而且比我提到的前一部更有理由详尽地提上一笔。

搜集图书绝不只是靠金钱或是专业知识。两者加在一起也不足以建起一座图书馆。图书馆总是有点捉摸不透，各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想要透过书目找书，除了要有我提到过的本事，还要有眼光，比如日期、地名、版式、前主人、装订等等，这些细节并非干巴巴又互不相干的事实，而是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悄悄透露着某种消息。从与书的和谐程度上，藏书者得以判断与一部书是否投缘。

图书拍卖中收藏者则另需一种功力。经由书目购书的人，书本自身会提供消息；如果收藏的来源可以确定，前一位收藏家的情况就会说明问题。而要参与竞价拍卖的人则必须保持足够的冷静，避免在竞争中轻举妄动。他必须对拍卖品与竞争者给予同样的关注。常常会有人为了出风头而不是为了买得某书而不停地抬价，最后弄得进退两难。话说回来，收藏者最为珍贵的回忆可能是他觅到了一本原先不敢奢望的书。他看到这本书在坊间备受冷落，便买下来还它以自由，就像《天方夜谭》中的王子解救了一个美丽的女奴。当然，藏书者总是认为书的真正自由就是在他的书架上有个位置。

直到今天，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在我书房一排排的法文书中依然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那是一次紧张的拍卖经历的纪念。那是

1915年的卢曼拍卖会，由大图书鉴赏家兼著名书商埃米尔·赫希主办。此书首见于1838年的巴黎交易所广场。拿起来看，上面有卢曼藏书的编号，还有第一位主人购买此书的商店标签，那是八十年前，价格只有今日的八十分之一。标签上写着“弗拉诺文具店”。那真是个好年头，在文具店里可以买到这样的豪华版书籍。这本书的版式是由一流的法国插图画家设计，一流的镌刻师雕刻。我这就告诉你我是如何得到这本书的。我曾在埃米尔·赫希那里事先品鉴过拍卖品，过目的四五十本书中惟有这一本让我真正动心，非永久拥有不可。

拍卖的日子到了，很巧，安排在这一册《驴皮记》前面拍卖的是一套分册印在印度纸上的《驴皮记》插图。竞价者坐在一条长桌旁，我的斜对面是第一轮竞买中最引人注目的慕尼黑藏书家冯·西默林子爵。他对那套插图很感兴趣，但是他遇上了对手。长话短说，激烈的竞争中叫出了整场拍卖会中的最高价，远远超过三千马克。看来没有人想到会有人出这样的高价，大家都兴奋不已。赫希则始终不动声色，也许为了节省时间，也许出于其他考虑，他趁众人都不注意时，紧接着开始了下一项拍卖。底价报出了，我的心砰砰跳着，叫了一个高出一筹的数目，我明白我是无论如何争不过那些大收藏家的。拍卖人照例喊道：“还有出价的没有？”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拍卖的进程。三声小槌敲过，每一下槌声之间像是隔着漫长的等待。然后，他就写上拍卖方的索价，结束了这宗生意。那笔数目对我这样的学生来说还是相当可观的。至于第二天在当铺里的一幕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谈的是另一件事，可以算是拍卖的消极面吧。

那是在去年的柏林拍卖会上，拍卖品的质量和题材参差不齐，只有几部玄学与自然哲学的善本还值得注意。我对其中数本报了价，但是我发现前排的一位先生每次都像在等我报价以后专门与我

较量，明显想要压过我的所有报价。几次下来，我不再奢望能得到我看中的那本书了：《一位青年物理学家的遗作残篇》的罕本，由约翰·威廉·里特在1810年于海德堡印行的两卷本。这本书没有重印过，但我一向认为它的前言是德国浪漫主义个性化散文中最重要的代表作。作者兼编者在文中假托为一位无名氏亡友（其实即他本人）作悼词，回顾了他一生的经历。轮到这本书拍卖时，我灵机一动：很简单，既然我竞价的结果总是让另一个人得手，我何不按兵不动呢。我沉住气，不动声色。结果不出所料：无人感兴趣，无人竞价，书便搁到一边去了。我很明智地等了几天，当我一星期后再去那儿时，在旧书部找到了那本书，因为乏人问津，我在买书时还享受了优惠。

一旦你来到书箱堆成的小山面前，发掘出一本本图书，让它们重见天日（或是夜光），将会有什么样的回忆源源而至啊！整理藏书之乐因其一发不可止而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从中午开始，整理到最后一批书箱时已近午夜。此刻，我手中的两本封皮已经褪色的书，严格说起来，并不该放进书橱：这是我从母亲那儿继承来的她小时候的贴画本，这也是我收藏儿童读物的起因。虽则贴画本已不再入橱，那批收藏还在不断扩大。现有的藏书室里都有一批似书非书的藏品，比如贴画本或者家庭相册，签名簿或是夹着小册子或布道传单的纸夹；有人被传单和广告册吸引，也有人喜欢善本的手写抄件或打字稿；当然，期刊杂志更是藏书室的一景。

还是回头来看看那些画本相册吧。实际上，继承是取得收藏的最佳途径。一个藏书者对藏品的态度正是源自物主对于私产的责任感，在最高意义上也就是一个继承人的态度。而一批收藏的最显著特征也就体现在其可继承性上。我完全明白像我这样谈论藏书的心理学，只会让各位坚信这种狂热早就过时了，只会加深各位对藏书者这一类人的不信任感。我一点也不想来动摇你们的看法。不过有

一点值得一提：藏书一旦离开了私人藏家也就失去了意义。即使公共藏书会更受社会欢迎，在学术上也更为有益，但藏书只有在私人那里才真正物得其所。我清楚我这种类型的藏书人已经日暮途穷，我所代表的看法已经过时。不过，正如黑格尔所说，米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起飞。惟有在将近绝迹的时候，藏书者才会得到世界的理解。

现在，我已整理到最后半个书箱，时间已过了午夜。各种其他的念头纷至沓来——不，不是念头，而是意象与回忆。回忆每一座我曾经收获良多的城市：里加、那不勒斯、慕尼黑、但泽、莫斯科、佛罗伦萨、巴塞尔、巴黎；还有慕尼黑的罗森塔尔饭店的豪华房间，汉斯·罗尔晚年曾经住过的但泽的斯多科特，柏林北部居森古特的发霉的书窖；回忆曾安置过这批书的房间，我学生时代在慕尼黑的斗室，我在波恩的房间，布里恩兹湖上孤寂的小岛，最后还有我孩提时的房间——我身边堆满的成千卷帙中有四五本是从那里来的。哦，藏书者的一大乐事，散逸人的一大福祉。躲在施比兹韦格的“书虫”面具后，无声无息，无誉无毁。没有人比他更有富足感了，因为附体的神灵或是精怪，会让藏书者——当然我是指真正的藏书者——与书保持着最为亲密的拥有关系。不是说书因他而活，而是他就活在书中。就这样，我在诸位面前用书建起了一座藏书者的居所，现在这个藏书者就要进屋去了，而这对他是最适宜不过的了。

「我经常把天堂想象成一座图书馆。

——路易斯·博尔赫斯」



读书的艺术



林语堂

这位福建出生的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一生以文章书籍为业，其世界声誉当属用英文撰写的随笔集《吾国吾民》。此书的英文水准与文采之高超，令许多英美作家自叹弗如。

此公不例外的是一位超级爱书者，一生的文章多以书为题。下面这篇随笔堪称代表，道尽一个读书人精微练达的读书感悟。更令人感叹的是，文章在结尾处突然一转，竟暗示了书人命途的无尽悲凉。

读书或书籍的享受素来被视为有修养的生活上的一种雅事，而在一些不大有机会享受这种权利的人们看来，这是一种值得尊重和妒忌的事。当我们把一个不读书者和一个读书者的生活差异比较一下，这一点便很容易明白。那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以时间和空间而言，是受着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的。他的生活是机械化的，刻板的；他只跟几个朋友和相识者接触谈话，他只看见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这个监狱里是逃不出去的。可是当他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他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如果那是一本好书，他便立刻接触到世界上一个最健谈的人。这个谈话者引导他前进，带他到一个不同的国度或不同的时代，或者对他发泄一些私人的悔恨，或者

跟他讨论一些他从来不知道的学问或生活问题。一个古代的作家使读者随一个久远的死者交通；当他读下去的时候，他开始想像那个古代的作家相貌如何，是哪一类的人。孟子和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都表现过同样的观念。一个人在十二小时之中，能够在不同的世界里生活两个小时，完全忘怀眼前的现实环境，这当然是那些禁锢在他们的身体监狱里的人所妒羡的权利。这么一种环境的改变，由心理上的影响说来，是和旅行一样的。

不但如此。读者往往被书籍带进一个思想和反省的境界里去。纵使那是一本关于现实事情的书，亲眼看见那些事情或亲历其境，和在书中读到那些事情，其间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在书本里所叙述的事情往往变成一片景象，而读者也变成一个冷眼旁观的人。所以，最好的读物是那种能够带我们到这种沉思的心境里去的读物，而不是那种仅在报告事情的始末的读物。我认为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阅读报纸，并不是读书，因为一般阅报者大抵只注意到事件发生或经过的情形，完全没有沉思默想的价值。

据我看来，关于读书的目的，宋代的诗人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个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净尽了。他对自己说：“我非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不可，我非读索福客勒斯的作品不可，我非读伊里奥特博士的《哈佛世界杰作集》不可，使我能够成为有教育的人。”我敢说那个人永远不能成为有教育的人。他有一天晚上会强迫自己去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读毕好像由一个噩梦中醒转来，除了可以说他已经“读”过《哈姆雷特》之外，并没有得到什么益处。一个人如果抱着义务的意识去读书，便不了解读书的艺术。这种具有

义务目的的读书法，和一个参议员在演讲之前阅读文件和报告是相同的。这不是读书，而是寻求业务上的报告和消息。

所以，依黄山谷氏的说话，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惟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这种外表的优雅显然不是指身体之美。黄氏所说的“面目可憎”，不是指身体上的丑陋。丑陋的脸孔有时也会有动人之美，而美丽的脸孔有时也会令人看来讨厌。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头颅的形状像一颗炸弹，可是看到他却使人欢喜。据我在图画上所看见的西洋作家，脸孔最漂亮的当推吉斯透顿。他的髭须，眼镜，又粗又厚的眉毛，还有两眉间的皱纹，合组而成一个恶魔似的容貌。我们只觉得那个头额中有许许多多的思念在转动，随时会由那对古怪而锐利的眼睛里迸发出来。那就是黄氏所谓美丽的脸孔，一个不是脂粉装扮起来的脸孔，而是纯然由思想的力量创造起来的脸孔。讲到谈吐的风味，那完全要看一个人读书的方法如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

所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这种嗜好与对食物的嗜好一样，必然是有选择性的，属于个人的。吃一个人所喜欢吃的东西终究是最合卫生的吃法，因为他知道吃这些东西在消化方面一定很顺利。读书跟吃东西一样，“在一人吃来是补品，在他人吃来是毒质。”教师不能以其所好强迫学生去读，父母也不能希望子女的嗜好和他们一样。如果读者对他所读的东西感不到趣味，那么所有的时间全都浪费了。袁中郎曰：“所不好之书，可让他人读之。”

所以，世间没有什么一个人必读之书。因为我们智能上的趣味像一棵树那样生长着，或像河水那样流着。只要有适当的树液，树便会生长起来，只要泉中有新鲜的泉水涌出来，水便会流着。当水